

大時代裡的飄零 身世

江德昌



江德昌與蔣經國先生的合影。

民國 50 年，曾在雲南省建水縣任職鄉長的江德昌先生帶著逃難時認識的第二任妻子，從泰國搭機前往台灣。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與家鄉間已經存在著難以縮短的距離，他沒有想到這距離在他的餘生中始終無法縮短任何一吋，反倒在時間的流逝中愈顯深長。

雲南淪陷前，他在建水縣開設酒廠與糖廠，前半生過著富貴人家的大少爺生活，第一任妻子是 9 歲時指腹為婚的千金小姐，年輕貌美，教育程度高，家世好，為他生了六個小孩，還收養一個孤兒，一家人在雲南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直到雲南淪陷。

他耳聞共軍對權貴人家的態度，只能選擇逃亡，妻子在他離家前拉著他的手，含著眼淚對他說：「你生下來就是少爺命，逃出去後，記得找個人照顧你，不要顧忌我，我不會在意。」

他不知道，這個生離也等同死別，此後他沒有機會再見到第一任妻子一面，也無法得知她的任何消息。最危急的時候，他曾伏著身子躲在雞舍裡，在雞啼中與外頭的共軍擦身而過，他在雞舍裡撿回一條命，也在逃離雲南後加入反共救國軍，期待有天能回到故鄉。

江德昌在逃難途中結識一位孤兒，憐惜她的身世，娶她為妻，他在軍中打仗，而妻子為軍人縫衣服，兩人沿著戰線，從緬甸退到泰國，最後面臨是否搭機來台的抉擇。

在搭機之前，江德昌仍然對這個決定感到不安，台灣太遠，他對這個島嶼

一無所知，若留在泰國美斯樂，總離故鄉近一點，回家的希望也似乎高了一些，但是妻子告訴他，泰國畢竟是他鄉異國，語言與教育是無法解決的難題，為了小孩，他們得到台灣。

緬甸游擊隊員普遍有抽鴉片的習慣，江德昌也不例外，成癮多年，難以戒除，離開泰國時還帶在身上，搭飛機時，上頭的人叫他們要綁好安全帶，江德昌的妻子沒聽清楚，以為上頭要檢查鴉片，急忙將鴉片丟出機外，心裡升起了更多不安。在緬甸邊境，他們在空屋中親眼看過許多自殺的老鼠，只因老鼠躲在天花板，吸了底下人們抽的鴉片，人去樓空後，老鼠捱不過毒癮發作時的痛苦，紛紛從屋頂上跳下，墜地身亡。

飛機升空，離開地面，未來就像窗外的景色，埋在雲霧間，看不見方向。



義民大隊的家屬搭乘小巴士上山，圖中的眷屬表情大多惶恐不安，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右下角的婦人為江德昌的第二任妻子。

戒斷症狀在飛機抵達台灣後才出現，還沒上山前，江德昌與其他染有毒癮的義民一起到勒戒所，沒有替代藥物，只憑毅力與忍耐，強制戒除毒癮。



第一屆立委視察清境農場。(陳堯偕攝影)

在台灣的生活雖苦，他的妻子還是覺得比逃難安定多了，他們的願望小，能安穩扶養子女長大已經感到滿足。他嫌女兒走路慢，來不及搭公車上學，每天早上親自背她到公車站等車，到了傍晚，再到車站背女兒回來。命運造化，在台灣出生的小兒子不若經歷過戰火的兄姐強壯，一出生就被診斷出先天性心臟病，埔里基督教醫院的院長告知他們夫妻，以台灣的醫療水準，小孩的壽命有限，建議他們將小孩交給外國人收養，也許能得到比較好的醫療照顧，他們夫妻思索許久，還是決定將小孩留在身邊，畢竟是自己的小孩，再短命也是緣分，見得到一天是一天。

儘管離家多年，回家的希望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渺茫，江德昌對故鄉的牽掛從未斷過，他記得故鄉的住址，每天早上，親自幫女兒綁頭髮，便不自覺

地哼著愛國歌曲，一句句：「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或是在種田時唱著《我是一隻畫眉鳥》，情深意重的牽掛在輕快的曲調中表露無遺。

江德昌來不及看孩子長大，在民國 64 年因為肝硬化過世，他比病弱的小兒子早死，避開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在汪啟進場長的協助下，他兒子來到台北榮總接受心臟手術，當時的主治醫師黃碧桃告訴江德昌的家人，動手術也只是暫時延長壽命，預測無法活到 16 歲。

16 歲那年，江德昌的兒子住院治療，他告訴姊姊，他夢見父親來看他，父親一臉慈祥，與生前一樣，叫他不要害怕，跟著他走，幾天後，江德昌的兒子便過世了。

多年後，開放探親前，因緣際會下，江德昌的女兒結識來到清境農場種植康乃馨的日本人，得知日本的花卉研究中心裡有為數眾多，來自雲南的研究生，他女兒憑藉對父親的記憶，想起父親留下的故鄉地址，透過日本友人，輾轉聯絡到雲南植物園的園長馮桂華，透過她轉交一封信給家鄉的親人。

這時他們才知道，與父親同樣出身於富豪世家的大娘，那位纏小腳的父親第一任妻子，在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幾乎天天跪在屋簷下拷打，而江德昌遺留在大陸的小女兒，在紅衛兵進門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活活嚇死。

分隔兩地的一家人，在這個時代裡吃盡了不同的苦，直到開放探親，江德昌已經過世十餘年，他始終沒有機會見到親人，對家人的思念始終無法跨越有形的地理屏障，與許多等待太久的榮民義胞一樣，成為永遠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遺憾。

來不及在雪地上 留下腳印

馬炳欽



馬炳欽與妻子新婚時的合照。

民國 94 年 3 月 4 日，強烈冷氣團夾帶豐沛的水氣，為台灣各地高山帶來三月雪，大雪覆蓋清境農場周遭每一戶人家的屋頂，此時馬炳欽悄悄在睡眠中過世。

奇異的雪景轉移眾人的悲傷，事後馬伯母回想起來，常覺得那是馬炳欽給她的最後一個禮物，他始終愛護她疼愛她，也許不忍她承受死別的苦，臨走前還送給她一場雪。

18 歲那年，馬伯母在緬甸認識開設照相館的馬炳欽，兩家都是廣東台商之後，雖然年齡相差 22 歲，但背景接近，女方稱呼馬炳欽為馬叔叔，也成了忘年之交。馬炳欽在緬甸當過老師，談吐有禮，個性耿直，女方家長覺得馬炳欽是個不錯的對象，阿姨與媽媽當起媒人，勸說兩人結婚。



來到見晴農場（後改名為清境），大女兒出生，一家四口在屋前合照，當時的場員陳堯偕攝影。

馬伯母當時只覺得怪彆扭，叫了那麼久的「馬叔叔」，如今要變成自己的丈夫，該怎麼稱呼才好？

母親這樣跟她說：「結婚之後，你就叫他馬哥哥，他年紀大你那麼多，不會罵你也不會打你，處處都會讓著你。」

就這樣，馬炳欽從「馬叔叔」成為「馬哥哥」，兩人在結婚當晚坐火車到仰光，原以為平靜幸福的

日子就此開始，然而局勢動盪不安，婚後不到一個月，馬炳欽帶著新婚的妻子，跟著緬甸游擊隊逃難。兩人曾經以為自己無法逃過這場劫難，馬炳欽幾度罹患肺炎，身處原始森林，物資不足，只能仰賴意志力撐下去，他不覺得自己苦，只是不忍心看著懷孕的妻子挺著大肚



蔣方良女士（中）來到清境參觀訪問，馬炳欽（右一）送上一籃蔬果。

子，在原始森林中產下大兒子，沒有坐月子，也無法稍做休息，馬上就得繼續跟著部隊前進。

民國 50 年，在國雷專案下，馬炳欽帶著妻子與剛滿三個月的兒子來到台灣，丈夫先上山整地蓋房舍，眷屬在埔里待了 8 個月，直到 12 月下旬才跟著上山，當時正是嚴冬，馬太太是緬甸人，從未到過如此寒冷的地方，一見到馬炳欽便哭了出來。

雖說是苦日子，但馬炳欽真如母親所說，知書達禮，對她疼愛有加。馬炳欽是義民裡少數的知識份子，許多文書與報告都由他負責，他也常義務幫許多不識字的義民跑公文，大夥感念他的熱心，推舉他為村長，無論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與公家機關的協調開會、或是與民間蔬果商的合約書，只要找他幫忙，他一句話也不多說，一毛錢也不拿，義務幫忙到底。

生活雖苦，至少安穩，馬伯母陸續生下兒子女兒。馬炳欽的物質需求不高，常說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以身作則的教導下，小孩個性善良敦厚，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最小的兒子還是個化工碩士，他遺傳了父親的善解人意，覺得自己長年唸書，已經花了家裡太多錢，不願再增加家裡的負擔，碩士畢業後

沒再出國唸書。

婚後有次聊天中，馬炳欽意外發現他們夫妻倆的共同點：那個當年在他人眼中惹人憐愛的害羞小女孩，原來與他一樣從未見過父親。馬伯母是遺腹子，在她出生前，父親便因病過世；馬炳欽的父親則是拋下懷孕的妻子，獨自到加拿大挖鐵路，從此一去不回。



馬家共有小孩 3 男 2 女，一家七口，攝於自家門前。

當年的兩人在彼此的身上尋找到類似的氣質，隱約間分享了從未說出口的身世，似乎兩個人的命運中都存在著一個缺憾，這個缺憾引導他們找到另一個可以理解自己的人。這麼多年後，馬伯母這麼說：「知道馬哥哥的身世後，我才知道他為什麼會對我這麼好。」

民國 81 年，夫妻兩人前後去了美國與緬甸，馬炳欽見著從香港移民到美國紐約的親戚，跟著他們一起到加拿大找尋父親的墓碑，然而關於父親，他知道得太少，無法找出正確的區域，只能帶著遺憾離開加拿大。妻子比他幸運一點，母親還在仰光，身體硬朗頭腦好，不好的反而是自己的舌頭與耳朵，來到台灣 30 幾年，緬甸話居然連一句都不會講，連一句都聽不懂了，母親看著她問她怎麼了，她卻結結巴巴地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馬伯母說：「後來又回去了幾次，才突然想起緬甸話怎麼說，一開始回到自己腦袋的只有一兩個字，然後是一兩句話，接著，一下子，講了 20 年的緬甸話就全部回來了。」

這一、兩年，二兒子馬述平取姓氏的同音字與清境農場的特產花卉，在山上開了「瑪格麗特」花園咖啡與民宿，其中許多設計與裝飾擺設都是出自二兒

子之手，看著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發展，馬炳欽常對妻子說：「感謝你傳續馬家的香火。」

年少的時候，母親帶馬炳欽到雲南，與他告別，告訴他或許今生無法再見面，民國45年，他在仰光教書，親戚寄來一封信，告訴他父親已經在加



初期的義民不懂農耕，將高麗菜種植在果樹周圍，以為可以更廣泛使用農地，不料反倒影響果樹生長。（陳堯偕攝影）

拿大過世，兩年後，舅舅轉告他，他的母親因為太餓，挖樹根吃，因此而病死。到了馬炳欽這一代，他家只剩下他獨自一人，是因為馬伯母，馬家才得以開枝散葉。

馬炳欽過世還不滿一年，馬伯母說：以前母親勸說他倆結婚，然而丈夫對她越好，如今她越不捨，縱使旁人告訴她，在睡夢中自然死亡其實是福報，就



早期的牛舍，後來引進的安格拉斯牛皆在此飼養。（陳堯偕攝影）

她來說，是最美也最冷的回憶。

如同他過世那晚的白雪，這證明馬炳欽一生清白，然而一想到丈夫，她的眼淚怎麼也停不下來，大雪紛飛的那一天早上，她原本想找丈夫一起到外面雪地上走走，沒想到丈夫已經悄然逝世，來不及與她一起在雪地上留下一雙腳印，那一場雪景，對

大理段氏在台灣

段紹堂



雷先生轉給段紹堂的照片，圖左為段紹堂，右為弟弟，母親居中。

現在回想起來，段紹堂先生還記得年輕的時候，有一天走在田野間，一位算命仙望著他端詳了好一陣子，才指著遠方的山對他說：「那邊那個山你知不知道？要往那邊走，要出事了。」

段紹堂知道過了那個山頭就是越南，也知道自己有槍有土地，早晚被當作黑五類，只是當真要逃嗎？沒想到回到家後，妻子告訴他：「剛去算過命，夫妻無緣在一起。」

雖然事後證明算命仙的話準確無誤，但段紹堂從此不喜歡算命，他覺得苦難的事還是別知道太多比較好。

逃到越南後，他聽聞共產黨的宣傳，以為家鄉一切平安無事，而動了想回家的念頭。是母親徒步越過山頭，走到越南來找段紹堂，想親口告訴他千萬不能回去，然而母親等了許多仍然沒有見到段紹堂，只能將這段話轉託段紹堂的友人。

這件事一直都是段紹堂心裡的一個疙瘩，年邁的母親為了他的安危翻山越嶺，跨越國界來找他，而他卻連一句話也沒和母親說上，只讓她空等。

許多許多年以後，開放探親之前，在台灣安頓下來的段紹堂，透過朋友雷先生在澳門轉信，才與母親取得聯繫，雷先生轉交給他一張照片，裡面是年幼的他與弟弟、母親的合照，往事歷歷，讓他不勝唏噓。

段紹堂的身體一向不好，剛來到台灣的時候，有一次抽了幾口水煙就發燒昏迷，被送到山下急救，當時家裡窮，妻子把裙子賣給鄰居才有錢下山去看他，長年病痛折磨，他對自己的後事早有了安排，他告訴子女，希望死後能葬在母

親的墓旁。

雲南並非近在眼前，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好幾度在自己身體不好的時候去大陸探親，住在大哥與四哥家，不為了別的，就為了等死，想說這樣可以省些麻煩。

「無奈幾次過去都沒死成。」他這樣跟他的女兒說。

現在的段紹堂身體狀況仍然不好，中風後醒著的時間不多，說話也顯吃力。問他女兒可記得父親說過的往事，她說：「有啊。記得好多。」

她說游擊隊在越南是法國支援，他見過一位法國女軍官睡覺時還要眾人圍成一圈保護她。在越南邊境上要同時留意越共跟中共，日子久了，段紹堂光聽槍聲就知道對方的槍法如何，達達達達像成串鞭炮連著打的，槍法一定不好，真正厲害的槍手



美國的農業專家富來利先生在清境農場為義民示範果樹種植技術。

久久才打一發，不讓你找到他躲藏的地點，也不讓你知道他走了沒，最讓人提心吊膽。

段紹堂曾被抓去關過，關了兩三個月，逃不出來又不願出賣同袍，只好裝傻，別人問他問題他扮著一臉呆樣，只說不知道，敵軍以為他真傻，也不逼他，他便趁著撿柴火的時候逃走。

知道自己若是再被抓回去，便無法裝傻，必定凶多吉少，他與幾個一起逃出來的同袍躲在深山裡，只吃山菜過活，如此小心翼翼，戰戰兢兢，才終於與

部隊會合。

這幾年，農業逐漸沒落，段家人回想過去，依然記得剛來清境農場時，美國安全分署顧問富來利先生曾來教他們種果樹，而後他們陸續種過高麗菜、香菇、花卉，如今父親身體不好，早已無法務農，為了替原本務農的家人找出路，段紹堂的女兒回到清境農場，在自家的土地上蓋起民宿，她知道現在清境成了熱門觀光勝地，不能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做生意。在清境農場周遭，許多民宿標榜歐洲風格，其實只是擷取一般人對歐洲的想像，隨意將這些不倫不類的刻板印象拼貼在一起，一棟棟看起來猶如殖民地。段小姐知道自己不能這麼做，她說：「父親來自雲南，我在泰國出生，在台灣長大，要我怎麼去蓋一間歐洲的建築？」

為了讓顧客看景，兩邊牆上都是大片落地窗，晴天時可以遠眺合歡山、奇萊山、能高山，若是起了霧，一打開窗戶，雲霧從窗外緩緩流過身旁，往山崖



早期放養的野牛。

傾洩而下。

不只是風景迷人，段小姐推出的私房菜也很特別，她說小時候父親與母親外出到雲龍橋下種香菇，一兩個月才回來一次，從小學起她就得負責照顧弟弟妹妹，歲歲年年過去，



義民與子女，後方為清境農場由南投縣政府接收的野牛。(陳堯偕攝影)

也懂得做菜，她改良傳統的雲南菜，加入自己的口味，取金庸小說的典故，取名「大理段家私房菜」，既點出父親的家鄉，也點出自己的姓氏，吸引許多顧客上門。

雖然段伯伯不良於行，無法在這棟別緻的建築裡走動，欣賞裡裡外外的風景，但段小姐成功將過去的農業轉型成觀光民宿，替段家找到新的出路，如金庸小說，彷彿是來自大理，流浪到台灣的段氏女俠。段紹堂的女兒目前經營民宿，取名雲舞樓，造型特殊，大量採用玻璃落地窗，天氣晴朗時可遠眺群山，合歡山、奇萊山、能高山皆在眼前。起霧後則是另一種風景，濃濃的山霧順著山坡下來，若窗戶半開，白霧躍窗前來，籠罩遊客，使人置身雲霧中，眼前的顏色淡了，只有菜香與花香正濃。



義民村舍的建設過程。

大爹 何正祥

從台中上中投公路，在草屯下交流道，轉往台 14 甲線，經過埔里與霧社，轉眼間，清境農場便到了。清境農場這幾年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然而一般人对清境農場的瞭解卻少得可憐，也許只說得出那邊有類似歐陸的氣候、民宿、青青草原與綿羊秀。

除此之外呢？

現年 77 歲的何大爹（何正祥，民國 17 年生，雲南順寧人，現居南投縣仁愛鄉博望新村。雲南人慣稱年長於父親的長輩為大爹，長於母親者為大媽。）告訴我清境農場開發初期的故事，他的話語如一絲絲陽光，穿透山裡繚繞不去的山嵐，使我看見了清境農場的另一個面貌。

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爆發，當時尚未撤退來台的雲南反共救國軍奉命突襲雲南，以游擊戰的方式牽制共軍。共軍結束攻台後，轉而對付這批神出鬼沒的異域孤軍，雲南反共救國軍寡不敵眾，節節敗退，退到緬甸國境，再轉入寮國，在被逼到湄公河畔前，政府才以「國雷專案」將他們接送到台灣。

民國 50 年間，他們陸續被接運來台，在屏東機場降落，再到成功嶺受訓，他們大部分在此退伍，轉為義民身份，任務由打戰改為開墾。何大爹放下槍桿，拿起鋤頭，篳路藍縷，與其他義民一起，帶著眷屬，搭車到南投縣埔里鎮，住在埔里國小與南光國小的禮堂中，準備上山開墾。

一開始，何大爹並沒有意會到開墾的困難，從霧社到合歡山這個區域，原名見晴農場，原先的開發目的是為了防範共軍空降，初到此地的義民每年得受訓三次，隨著時間過去，他們循著水土保持局與電力公司的電源保護站的規

劃，務農漸漸成為生活主幹，現在的他們，說是義民，其實更接近在地的農民。

「很苦囉。」何大爹拖著長長的尾音說：「我老婆常說我騙她來這裡吃苦。」他自稱打了一輩子的共匪，對農務一竅不通，當時從霧社到合歡山，沿路連一棟房子也沒有，他看著滿山遍野，比人還高的雜草，才知道眼前的敵人叫「大自然」，她存在的時間比人類還久，比共匪還難纏。

滿山的毒蛇嚇不倒他們，雲南有道菜，蛇雞共鍋，取名龍鳳湯，蛇再毒也不過是食材，倒是氣候差異太大，何大爹剛到的時候，真的被這裡的氣候嚇著了，颱風天颳起十級強風，呼嘯而過，大樹連根拔起，連大石頭也在天上飛。

房子自己蓋，一家人擠在四坪大小的木板屋裡，房子蓋好後過了六年才有電，晚上只能點煤石燈，到了早上每個人的鼻孔都被燻黑，好似鼻孔大了好幾倍。菜苗自己種，一開始不懂方法，菜苗包著肥料種到土裡，肥效過強，當天菜苗便死了，慢慢跟著農林廳的專家學了技術，才漸漸懂得農耕。當時的工具不外乎鋤頭，長寬高各一公尺的洞得挖一整天，直到已過世的義民江德昌

先生自己設計鋸齒狀的鐵片，拿著自己畫的設計圖，到埔里找鐵工廠打了新的鋤頭，才加快了農耕的速度。

光懂得種田是不夠



水源地探勘，走在最前面者為美國安全署長富來利先生，後面的為農場人員。

的，沒有做生意的經驗，他們時常被騙，不肖果商常賴帳，說沒收到水果。辛苦養大的豬，也在秤重時被奸巧的生意人以藏著鐵片的雨鞋踩著磅秤，怎麼秤都不值錢。



往來霧社與埔里之間的金馬號。

最苦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沒有水。每天徒步走到下面的溪裡提水，小小一擔得用一整天，務農流了滿身汗，沾了灰塵後泥糊糊地黏在身上，也只能以毛巾沾水擦拭。過了好幾年，才開始慈翁溪引水工程，這個工程耗日費

時，歷經許多次失敗，先是以空照圖設計規劃，選定地點後由原住民帶路，一組人帶著食物與鍋鏟往原始森林走，眼前盡是草木森森，砍著砍著，一分鐘也沒停過，一天只能前進2、300公尺，到了晚上，就地搭個棚子，一早醒來再走。水源處的地勢險惡，總工程師勉強下到溪裡便已體力用盡，整個人癱瘓在山裡，當時的組長陳堯偕連夜請來榮民醫院的醫師、護士，急救後休息一晚，體力依然沒有恢復，最後在斷崖峭壁間架繩索，才以擔架將總工程師抬了出來。

第一次施工時，水管太薄，承受不住水壓，水管像剖開的竹子般從中爆裂。工程進行了好幾年，還是引不到水，預算從1000萬追加到1億，等到水路終於開通時，距離他們來到清境農場，竟已過了數十年。

然而何大爹個性開朗，說起往事，除了苦之外，他還記得從山上徒步走到霧社，搭金馬號到埔里，看《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感動，儘管生活困苦，心裡仍藏有無法磨蝕的浪漫情懷，他雙手交疊撫著立在身前的柺杖，嘴角眼角都是笑。

「剛好遇到颱風，整條路都斷了，困在埔里，幾個人湊錢買饅頭啃，等颱風過去再慢慢走回山裡。」何大爹仍舊是拖著長長的尾音這麼說：「現在想起來，還是好好看喔。」



蓋房子前先整地。（陳堯偕攝影）

何大爹的樂天，把苦澀的往事裹上一層蜜，過去徘徊在雲南、緬甸、寮國，沒一日安穩，打游擊時，敵人的機關砲像下雨一樣打在地上，揚起的灰沾在臉頰上，厚厚一層，擦也擦不掉，現在有了自己的家，總歸不必再流浪。何大爹與我所知道的平凡農家並無兩樣，他們都在台灣最艱苦的年代裡硬吞下說不完的苦，在吃苦的過程中與土地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而一切便在此值得付出與等待。



清境農場在開發初期原本只是荒山野嶺，義民的房舍也是徒手蓋起，大多數的義民在此時已經有了往後將長久居住於此的打算，「家」的概念由此開始，農場的景觀草木皆出自自己雙手，早已埋下深厚感情。

是大俠也是大廚

甘於平淡的蒙顯

88歲那年的夏天，蒙顯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長孫將在9月11日結婚，他

要在宴會上，替每桌的來賓做一道手續繁複的橘香扣肉。從軍前他在瀾滄跟著大廚學過做菜，當年在鍋鏟的火光刀影間磨出的技術，是這麼多年來，顛沛流離後，關於家鄉最清楚的回憶。

蒙顯18歲從軍，民國50年從緬甸接運來台，戰爭佔據了中間的26年8個月又16天，拿著槍桿子的日子裡，下廚只是年少時的經歷，當時的他怎麼也想不到，安頓在台灣之後，在雲霧繚繞的清境農場，這些雲南菜的滋味穿越時光，將他帶回往日。

他最拿手的菜是橘香扣肉，帶皮五花肉水煮後淋上龍眼醋與醬油，拌上從內側撕掉白膜後曬乾切絲的橘皮，接著下鍋油炸，煮過的五花肉遇上熱油，空襲般從油鍋裡翻出一大朵與鍋面同大的油花，他直挺挺地站在爐邊，毫不畏懼噴灑的熱油，對他來說這不算什麼，比不上真正的空襲。

反覆著油炸與蒸煮的程序，最後將五花肉切片鋪在碗底，放入切絲的橘皮，蓋上一層浸在鹽水中搓揉再炒過的梅干菜，蒸煮後倒扣在碗上，至少得耗掉整整3小時，才能成就這道菜。

在清境農場壽亭新村定居後，他買了16打碗，將剛出爐的橘香扣肉分送給昔日的戰友，戰友曾在緬甸的熱帶氣候下徒步走遍山野，日日夜夜面臨死亡的威脅，或目睹親友陣亡在沙場上，他們從未因此說過苦，卻在扣肉滑過唇齒間的那一刻抵不住如山洪般湧向鼻頭的回憶，扣肉不酸也不嗆，卻使他們濕了鼻頭與眼眶，吃過橘香扣肉的友人從未歸還過盛肉的碗，16打碗有去無回，

對他們來說，那是回憶的信物，不能歸還。

19年前，妻子過世，此後獨居的蒙顯鮮少大顯身手，他仍有體力與耐性能在爐灶前站3個小時，只是菜做好了也只能自己吃，大菜太容易襯托家裡的冷清與老年的孤寂，那是舌頭之外的滋味，獨自品嚐太沉重。



義民大隊出發至清境農場前，先在南投埔里停留一段時間，右邊地上的貨物以稻草捆起，是當時一般長途運輸時使用的稻草包。

從雲南到緬甸、寮國、泰國、台灣，他流浪過太多國家，也在不安定的時代裡失去太多，而現在，年老的他卻有了太多時間，他能指著遠方的山頭，告訴拜訪的年輕人，他曾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深山裡採集貌似松果，可做為染料的朝陽果，當時他被整窩虎頭蜂咬了十幾針，覺得滿頭滿臉又熱又麻，昏昏沈沈之際急忙採下田裡的緬甸黃瓜，應急塗在頭上，靠著打仗磨練出來的體力與毅力走回村裡，下山求醫。

他也能清楚描述自己曾在緬甸打過老虎，老虎神出鬼沒，咬死兩匹馬，在軍營外徘徊不去，老虎巧妙地躲過陷阱，不出聲，靜靜地蹲在草叢間，在月光下看起來像一丘黃土，連站崗的衛兵都沒有發現，老虎捱過深夜的寂靜，忽從雜草間躍起，士兵在驚慌之際亂了槍法，20 幾發機槍子彈都打在螞蟻窩上，是他急忙將槍上膛，連著兩槍打在老虎額頭上，才將它打死。

虎皮變賣給緬甸的商家，換了保命的子彈，虎頭放入鍋裡熬了整整 28 天，直到骨頭全溶了，化成一小碗虎膠，才送給師長。



橘香扣肉，此道菜由現今經營民宿的段紹堂先生的女兒示範，蒙顯先生雖然沒有經營民宿或餐館，仍然是清境農場周遭居民諮詢菜色的對象。

蒙顯從來都不是一個普通的老人，清境農場的居民對他的經歷瞭若指掌，他是上校副師長退伍，是義民中階級最高的一位，也是義民大隊長，開設清境國民賓館也是出自他的點子，他有過人的經歷，卻平易近人，甚至還會模仿猴

子的動作，說剛開始種果樹的時候，猴子是怎麼聰明地闖入果園，又是怎麼愚笨地摘了果子夾在腋下，腋下的果子一舉手就掉，始終只夾了一顆帶走，卻留下滿地剛成熟的果實。

蒙顯在長孫婚禮的前一個月開始準備菜色，這場婚禮給他重新下廚的動力，他不愛自吹自擂，能表現的機會不多，體力也早已大不如前，沒有妻子的幫忙，他的進度緩慢，只能一個人在廚房裡慢慢磨，路過的人都看得出他對兒孫的感情深厚。但是，鮮少有人知道，蒙顯的兒子其實並非親生，當年他帶著師長的遺孀與獨子來到台灣，親自安頓師長的遺孀，等她再嫁。蒙顯與妻子沒有生下自己的小孩，在無後為大的華人社會中，他情願為義氣犧牲自己，默默帶著妻子與師長的獨子來到貧困的山裡開墾，兩人全心全意，將師長的孩子扶養長大。

他付出遠比一般人照顧親生子女更多且更深的感情，日復一日，沈默地作著菜，一晃眼，耗去整整後半生，到現在，已過了44年。



美國空運來台的桃苗。(陳堯偕攝影)

以舞蹈寫下歷史

饒凱

民國 36 年，饒凱穿著軍服，入伍從軍，他是正規軍，有個清清楚楚的軍籍，但他萬萬沒想到，日後他所服從的政府，明明曾下過一道道的命令，要他們在大陸淪陷後繼續待在邊境作戰，牽制共方，卻又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否認他們的存在。

經過半個世紀，他仍然記得先總統經國先生曾來到緬甸探訪他們，經國先生的到訪給了他們繼續戰鬥的勇氣，無論環境多險惡，這支部隊始終知道自己屬於中華民國，沒有一絲懷疑，為了國家他們可以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的身份。

礙於聯合國的壓力，政府不能承認軍隊仍然活躍於台灣以外的地區，甚至是緬甸與泰國的境內。緬甸的風俗與雲南大不相同，家家戶戶每逢初一、十五都得到廟裡念經，從 9 月到 12 月每天都在拜拜，連結婚都不行，饒凱知道，自己不屬於這裡，這不是他的家鄉，也不是未來能夠定居的國度。這支軍隊不能稱呼自己是中華民國國軍，卻又不能也不願把國家忘掉，才以地名來取名，如：雲南反共救國軍、雲南反共志願軍，這樣的犧牲反而使他們的身份更加曖昧不明，最後連政府都否認了他們。

民國 45 年，軍中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年滿 20 歲，服役滿 7 年者，准予結婚，饒凱順著這道命令，與緬甸當地的姑娘成親，成親後眷屬遷移到後方，遠在寮國軍隊仍待在前方作戰，聚少離多，反而平添一份不安定感。

蔣經國總統最後一次來訪帶來了壞消息，他親口告訴他們說：「聯合國逼太緊了，要撤退，以後不補給也不照顧了。」雖然聯合國以難民的身份將他們接到台灣，饒凱仍然強調，他們的撤退是依據立法院的「國雷專案」，他們是

完整的軍隊，有組織有階級，帶著國軍的武器，絕不是逃難，而是移民。

在聯合國的監督下，駐紮在中部的軍隊撤退到台灣，其餘的來不及接應，大多留在泰國美斯樂，飛機起落，離開的與留下的有了截然不同的際遇與身份，來到台灣的被輔導安置在南投、高雄或桃園，以義民的身份開墾土地，留在泰國的替泰國政府打了幾次仗，規化成泰國人。



香菇種植有幾個要素：陰暗、潮濕、朽木。這樣的環境對人體健康大有危害，雖然獲利高，當初轉型種植香菇的義民卻不多。

在台灣的生活，饒凱最難忘的是第四年，前三年有聯合國的補助，靠著補給的麵粉、奶粉、罐頭，生活還過得去，第四年開始自立更生，種植蔬菜又碰到乾旱，因為地形的緣故，青青草原上方才有雨水，下方的乾旱更嚴重，收成不好，只能依賴退伍金勉強過日子，家家戶戶愁眉苦臉，就算農場派人來教導種植的技術，饒凱還是感到緩不濟急、不切實際。

來到清境的這幾年，經國先生曾來巡視過，對饒凱來說，經國先生的造訪再次證明他們是國軍，是屬於國家的一群人，為此，眼前的艱苦都能吞下。

比起其他開墾清境農場的義民，饒凱的運氣稍稍好一點，早年他跟鄰居段紹堂先生一起種香菇、養山羊，他的體力好，生性勤儉，在原住民的幫忙下，賺了一些錢，也比較不用擔憂生計的問題。

饒凱還有一項不凡的成就，待在緬甸的那段時間，他眼見擺夷族的民族舞蹈，看久了之後，也無師自通編了一套擺夷舞，他融合泰國與緬甸的音樂，編出〈拉蒙〉這個舞蹈，有些是取材於擺夷當地的音樂，有些是自己編的，拉蒙的曲調接近國樂，他看不懂緬甸的文字，半猜半問，譜下曲子。饒凱所編的擺夷舞成了當時軍中最重要的休閒活動，每到週末，附近的居民與士兵都一起跳著擺夷舞，一步一踏九，軍人雖然比較缺乏韻律感，動作僵硬，但動作整齊，也有另一種味道。



清境農場的迎賓舞也是由饒凱先生所編寫的舞步改編，如今成了當地最有特色的人文風情。



清境農場原名「見晴農場」，開發初期，經國先生至此視察，得知義民飽受缺水之苦，改名為「清境農場」，期望能多帶來一點水氣。

來到清境後，擺夷舞蹈成了特色，場部人員將舞蹈發揚光大，做為清境農場的迎賓舞，民國 43 年所編的舞蹈，在無意間流傳了半世紀，到現在，家家戶戶的小孩都會跳上一段，每逢重要活動，也是表演的重點，遊客爭相以照相機或錄影機記錄擺夷舞蹈，有些遊客甚至還會跟著下場跳，儘管遊客大多不明白也不在意這支舞蹈由來，但這飄洋過海的舞步，顯然會經歷一代又一代，成為清境農場的文化，不斷流傳下去。只要有人問起擺夷舞蹈的由來，饒凱的故事便會被提起、被記住，儘管他們的身份曾經曖昧，懸宕於承認與否認間，說不上名正言順，但是文化來自歷史，文化成形之後，歷史便會被彰顯，在行雲流水的手部翻轉與輕盈步伐下，子子孫孫在舉手投足間記住遠在雲南的故事。

在戰場上流失的 不只是汗水

穆興發



多年後，義民居住的小木屋才改建成紅磚建築，此時經濟狀況雖然已經大為改善，但義民動手慣了，依然決定自己動手蓋房子。

如果由上空往地面俯瞰，行走於土地上的人們只是一個螞蟻般大小的小黑點，但我們畢竟不是鳥類，無法超脫地面上的悲歡離合，若時光回到 50 年前，站立在緬甸國境上的我們，會看見當時僅僅 26 歲的穆興發，他們一整連的士兵整裝出發，參加河上戰役，鬥志高昂地沿著山路走到萬山路，他們一路打過去，傷亡慘重，最後存活的只有 3 個人。

在大陸淪陷之後，長達 12 年的時間裡，他們是一群被遺忘在邊境的軍隊，

始終都是奉命打戰，缺乏外援，彈盡源絕之際還得與當地商家做生意，只不過，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只能奉命行事，不能思考戰爭的無理，為了生存就得打。

身邊總帶著緬甸幣、泰珠、台幣三種錢，與不同國家的人做生意就得拿出不同貨幣，當地的擺夷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對穆興發來說，有著溝通上的困難，然而整個軍隊所面對的，唯一與自己同文同種，說著同一



毛地黃，早年為清境農場地區種植的藥用植物之一，可治心肌梗塞，但其繁殖力過強，種子甚至可以隨風飛到合歡山頭，近幾年反而成為害草。（陳堯偕攝影）

種語言的，卻是敵人。

共軍採人海戰術，打死一波又上來一波，越是英勇善戰，打死的同胞越多，他們憑著愛國的信念而戰，沒想到，國軍卻不承認他們的存在，甚至在聯合國說他們只是武裝起義的難民，最終還是聯合國出資，才將他們送到台灣。



剛開始種植果樹，是由聯合國安全分署顧問富來利先生來台教導義民種植技術，他帶來的不只是義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所需的技能，義民也因此落地生根。

人可以離開戰場，心境也可以放寬，但那曾經在身心上日日煎熬的回憶卻成了難以忘懷的感官知覺，40幾年後，穆興發回憶起過往的戰役，才發現自己當時從未感到飢餓，反而是不斷感到口渴，也許是神經太緊繃，麻痺了身體的飢餓，也許是貧瘠的物資使得他們早已習慣肚子裡空無一物的感覺，而口渴則是因為當地的氣候，那熱氣從生理與心理兩方面不斷地折磨著他，酷暑使他

脫水，他流不出一滴汗，外在的熱逼出了身體的渴，也逼出漂浮不定的歸屬感，不斷提醒著他，他處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國度，前有追兵，後無退路。

戰爭的傷亡看久了便麻痺，反倒對生死起了無常的豁達，他們最終在仰光接到撤退的電報，長達 10 幾年的戰爭一剎那間失去意義，過去冒死守護的價值與回鄉的希望也從此破滅。



清境農場早期曾經試種藥用植物。

雖然泰國政府開出條件，只要他們幫忙打泰共，便能取得泰國國籍或居留權，但穆興發對於戰爭已感到厭倦，不願留在泰國，他選擇撤退，來到台灣。

從炎熱的緬甸來到氣溫偏低的清境農場，再不習慣也得適應，木板房抵不住山上的濕冷，也擋不了夏天的颱風，一家八口住在四坪大的小房子裡，生活了 15 年，直到民國 65 年，才將木板房改建，從山下運來磚塊與水泥，和開發

初期一樣，自己動手蓋房子，一磚一瓦都得自己來，就這樣，在紅磚小屋裡生活，一晃眼就是二十年。

回顧前半生，穆興發只懂得服從，這早已成了人格的一部份，就算在台灣退伍了，回歸平民身份，他也只能以服從的態度面對艱困的環境。穆興發在家鄉也種過田，只是長期的戰爭早使他忘了農耕的生活，在緬甸認識的妻子原先在緬甸地區長期務農，幫了他許多忙，他們兩人在清境農場重新拿起農具，花了好長的時間，生活才逐漸安穩。清境農場附近的石頭在長期風化下硬度不夠，拿來做梯田的擋土牆，過沒幾年就碎裂成土，田地因此塌了好幾次，在農委會請來的國外專家輔導下，穆興發慢慢學著種植蘋果、梨子、花卉，小孩多壓力大，為了生活，再不習慣也得做。

開放探親後，穆興發曾回家鄉看過，原本日夜思念的家鄉，竟已成了完全認不出來的景色，父母與長輩都在文化大革命時被鬥爭而死了，三個哥哥無法熬過文革，也相繼去世，只剩姊姊妹妹還活著，然而他無法細細感受家族的歷史，也來不及找回記憶裡的風景，凋零的大家族引來大批的遠親，一個一個，全都跟他要錢。穆興發面對他們，感到不知所措，就像當年打仗一樣，面對共軍的人海戰術，就算打勝了也得撤退。家鄉對他而言，是太容易損耗人的地方，他想起了河上戰役的那一連士兵，他們最後只有三人存活，而他探親時，帶回去的 30 萬台幣，在親戚的搶奪下，回程時只剩不到 4000 塊。

他來自雲南， 他的家在台灣

彭啟祥



彭啟祥，攝於博望新村自宅。

台灣海峽對許多歷經國共抗戰，在大時代的動盪中被迫流浪、遷徙的人來說，是難以越過的地理屏障，並不只是因為兩邊的土地硬生生被一道滿是暗流的黑水溝隔開，更大的屏障是政治局勢。一道無形的牆矗立海上，它阻隔所有的音訊與思念。許多人無法理解這些榮民義胞在台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為何心之所念還是中國，然而這些指責的人也忘了去理解一個道理：對許多榮民義胞來說，海的另一端是祖國，因為父母長輩都在那裡，割捨不斷的親情在遙遙無期的等待下，早已成為生命的一部份，這是無法抹滅的親情，並不一定是大中國情結。

清境農場的墾荒人彭啟祥的生命經歷，值得深思，它說明若以上的情況稍有改變，一般人對榮民義胞的刻板印象或許無法成立。

彭啟祥原籍廣西，在雲南出生，也在雲南加入反共救國軍。不同的是，彭



年輕時的彭啟祥。

啟祥並沒有拋棄家人，父親早逝，母親與他一起逃難，一起來台灣，一起擔起清境農場開發初期的所有艱辛委屈。他從未想過要回大陸探親，對他來說，清境農場是自己唯一的家，因為母親在這裡，兒子在這裡，他所有牽掛的人，都在這裡。

彭啟祥個性溫順，不喜歡出風頭，問他往事，彭啟祥淡淡地說：「沒什麼，我的經歷和大家都一樣，去問別人就好了。」一段時間的閒話

家常後，他的話匣子才慢慢打開。

想起戰爭的回憶，他說最苦的是從雲南逃到緬甸的那段日子。逃離雲南後，槍林彈雨的生活雖然危險，但阿兵哥沒有想太多，陣亡便就地掩埋，倒是當初從雲南走山路到緬甸，穿過原始森林，怕後方的敵軍發現行蹤，遇到野獸也不能開槍，只能躲，沿途瘴氣瀰漫，時常得拿艾草往鼻孔塞，除了野菜野果，沒有其餘的食物，而這一路母親都陪在旁邊，他覺得苦，是因為他看見了母親的苦。



義民上山後才開始興建房子，房子興建完成前的這段過渡期只能住在茅草搭起的簡易工寮裡。

除了帶母親來台灣，彭啟祥還有另一點值得一提，他是清境農場第一個與原住民通婚的義民。他並不是透過介紹，而是自己主動走到原住民的部落，與他們一起唱歌跳舞，喝他們的小米酒，吃他們的山豬肉，與原住民成為朋友，才娶了原住民的老婆。

語言不通信仰不同，文化差異並沒有帶給他們困擾，他們夫妻很少爭吵，問他秘訣在哪，他說他也不懂什麼秘訣，只知道不要刻意去改變別人。老婆不會說雲南話，他也不會說原住民話，慢慢說慢慢聽，也就慢慢懂了，不用去強迫誰。同樣的，不會做雲南菜也沒關係，也不要求妻子得多快學會。他的體諒沒給妻子帶來壓力，妻子很快學會雲南菜，各種香料都難不倒她。



見晴農場落成典禮，左邊門邊上「幼獅山莊」四字起源於救國團幫忙開路，至今公路局於清境小瑞士附近所設的站牌依然稱為「幼獅站」。(陳堯偕攝影)

彭啟祥待人處事的態度，以當今的世俗眼光來看，也就是互相體諒，相互尊重。這人人能懂的道理，自然是陳腔濫調，只不過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就連宗教信仰，他也是採取這樣的態度，妻子信基督，每個星期天都到霧社做禮拜，彭啟祥來自雲南，他與大多數的雲南人一樣，家裡的神桌牌位分成三等分，中間寫著「天地國軍親師」，左右兩邊位置比中間略低，右邊是「東

廚之王」，左邊才是歷代祖先牌位。儘管信仰差異這麼大，他不曾要求老婆拿香祭拜，他的尊重得到回應，老婆不曾對他傳教。

因為帶著母親來台灣，彭啟祥他家成了清境農場第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來台第二年與原住民妻子結婚，隔年生下第一個小孩，兩年後再生下第二個小孩，此時距離彭啟祥母子來到台灣，才過了五年，三代同堂的標準家庭已然成形。

他與母親顛沛流離來到台灣，在逃難的過程中，處處都只是暫時的居所，沒有一處能落地，能生根，能成家，反而是在清境農場這裡，與妻子生了小孩，彭啟祥才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他覺得自己不識字，像個瞎子，生活再苦也得將小孩送到山下唸書，想念小孩也沒時間下山去看，就算特地下山去



綿羊脫衣秀在青青草原登場前，清境農場的綿羊鮮少剃毛。（陳堯偕攝影）

看，叮嚀幾句問候幾句，除此之外也不敢再多說什麼，怕說多了就捨不得。

談到清境農場的人事物，他笑笑地說：「比自己小的，比自己大的都走了，可能我常笑，常笑年輕十歲，到現在還沒輪到我。」

現在女兒早已嫁人，兒子回到山上務農，雖然母親已經過世，但夫妻兩人加上兒子女兒與五個孫子，過年的時候九個人擠在小小的客廳裡吃老婆燒的雲南菜，對他來說，在台灣有個家，而且是他唯一的家，他感到幸福滿足。

心誠則靈

魯媽媽



魯媽媽，攝於餐廳前方的小圓桌。

聞名遐邇的高山餐廳

一進入博望新村，往左手邊一看，魯媽媽餐廳的招牌便映入眼簾，沿著階梯走上去，還沒到門口，已經聽見裡頭人聲鼎沸，各種雲南菜的香料隨著熱騰騰的蒸汽撲鼻而來，吃飯時間還沒到，裡邊早已客滿，想吃還得排隊。

一旁的板上寫滿名人的簽名，演藝界的明星佔了多數。是什麼口味能翻山越嶺，把這些大明星勾到南投縣的清境農場？這車程來回少說也得八、九個小時，況且這幾年清境農場成了熱門景點，每到假日遊客眾多，他們怎麼甘心舟車勞頓，問路找地址之餘還得躲影迷，只為了吃魯媽媽的菜？

我沒有表明來意，跟著眾人排隊等座位，要試試魯媽媽的手藝。

第一道雲南大薄片一上桌，同桌的友人一動筷子便停不下來，魯媽媽把豬頭皮片得極薄，不肥不膩，初入口感覺像肉凍，一咬開便彈牙，配上高麗菜絲與花生，一道大薄片聚集了嫩、脆、硬三種口感。花生咬開後滲出的油與高麗菜汁融在一起，前者補足了豬頭皮的油脂，後者提升豬頭皮的甜度，再配上嗆

辣的醬料，滋味真是一絕，難怪生意這麼好。

另一道不能不提的招牌菜是香酥包料魚。吳郭魚從頭部下刀，切到尾端，剖開去除內臟，將魚的左右兩側身攤平，鋪上大量香料，再頭尾相接，拿繩子綁起來，下鍋大火油炸，炸到酥透，炸到香料從裡往外透出



魯媽媽手腕上的刺青。

來。上桌時繩子還在，隔壁桌的城市土包子傻傻地問端菜過來的服務生：「這魚該不會天生就長著繩子吧？」

「不。我們怕魚游走，綁著繩子養。」服務生幽默地說。

魯媽媽的尋女歷險記

民國44年魯媽媽在緬甸結婚，隔年大女兒出生，情勢也變得緊急，中共不停追打，女人帶著小孩跑，整天想的只有逃難，後來雖然順利來到台灣，她的心中卻埋下一個遺憾，她的女兒還留在緬甸，沒有跟著他們夫妻倆逃出來。



博望新村本是荒地，義民整地後，才開始蓋房子，無論是當時的木屋或後來的磚造屋，皆是自己動手搭建。

一直到民國68年，政府開放觀光，魯媽媽才有機會回去緬甸找女兒，一想起當時萬里尋親的遭遇，她眼裡閃著淚光，說：「像演電影一樣，好痛苦。」

聽說女兒在泰國，千辛萬苦攢了點錢搭飛機到曼谷，在親戚間打聽了許久，卻沒有人知道女兒究竟在哪裡，後悔自己的魯莽，卻也不知道除了親自來泰國一趟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到女兒，她沒有女兒的地址，也不知道女兒的近況，一個人在曼谷街頭走了好幾回，到處打聽，路過寺廟便進去祈求神明保佑，最後盤纏用盡，只能回到台灣。

或許是心誠則靈，過了幾個月，女兒回到外婆家，才知道魯媽媽曾來曼谷找過她，隔年女兒辦觀光簽證來台，魯媽媽到中正機場接她，將近20年沒見了，魯媽媽還是一眼就認出自己的女兒。

「當然認得出來。」魯媽媽說：「自己懷胎十月，親手拉拔長大，天天看著她，怎麼會認不出來。」

魯媽媽帶女兒回到清境農場住了 16 天，女兒告訴她，這 19 年來，她每天都想著該怎麼找到母親，也曾經遇到過許多騙子，利用她對母親的想念，告訴她們有管道能打聽到母親在哪裡，還好最後遇到善心人士，收她當乾女兒，甚至還帶她到台灣跟魯媽媽團聚。



輔導會主任委員來巡，於博望新村落成的第一間房舍前合影，上排左四為義民魯國榮先生。（陳堯偕攝影）

人生起伏，心誠則靈

現在的魯媽媽已經成了魯奶奶，一個女兒四個兒子。女兒後來嫁到桃園，丈夫是當年與魯媽媽他們一起從泰國來到台灣的義民第二代。大兒子與四兒子讀軍校，二兒子讀美術，在台北上班，還曾經當過汽車廣告的男主角。最特別的是三兒子，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原本在中國醫藥學院從事教職，921 地震後不忍心看父母兩人住在山上，距離遠不方便照顧，便辭職回到山裡，改行種植花卉。老三回來後，魯媽媽將農務交給兒子，自己開起餐廳，沒多久

就成了清境地區的名店。

可惜的是，雖然這幾年兒子常陪在身邊，但魯爸爸長年受到胃病折磨，前

年已經過世了，魯媽媽還記得當時送急診到山下的醫院，當天正好是星期天，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找到醫生，照胃鏡發現早已胃穿孔，就算



清境小瑞士的思源池，早期只是一個小水坑，日後為了蓄水、養魚而逐漸有了現今的規模，如今成為清境小瑞士的風景名勝。（陳堯偕攝影）

動手術生還的機率也不大。魯媽媽問醫學院畢業的老三該怎麼辦，老三說：「要走讓他好好走，不要有疤痕。」

「有時候還是很想魯爸爸，」魯媽媽挑著山菜說：「只是現在整天忙著餐廳的事，兒子孫子也在，比較不會那麼難過。」

留意到魯媽媽的手腕上似乎印著一個不甚清楚的圖案，問她那是什麼，她說：「我們少數民族的刺青，12歲的時候爸爸帶我去刺的，是一個佛教的圖案。」

也是12歲那一年，魯媽媽開始學做菜，人生的道路迂回曲折，當時的魯媽媽並沒有想到老年時會成為博望新村的名廚，這其中的轉折，和她尋找女兒的過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她攤開雙手讓我拍照，說：「心誠則靈。」

山巔上的 34 個寒暑

陳堯偕



陳堯偕先生，攝於自宅。

為了清境農場口述歷史的寫作計畫，每次上山前、下山後，我都會與陳堯偕先生見上一面。民國 50 年進場，84 年退休，陳堯偕在農場待了 34 年，清境農場的每一位義民與其眷屬都記得這位陳組長，一提到他，每個人臉上就充滿笑容。陳堯偕性格開朗，樂觀且健談，不像個 70 多歲的老人。

他沏壺茶，指著報紙上關於八通關古道的報導，跟我說：「連這個地方我都去過，當時經國先生聽說有這個地方，叫我就近去看一看。」

這個「就近」一點都不近，他找當時的東埔村村長帶路，從八通關入山，過大水窟山，在斷崖峭壁間行走，整整走了三個星期。

「真是痛苦的回憶。」雖然這麼說，他還是笑個不停。

類似的經歷不只一遭，清境農場的水利工程他最清楚，為了找水源，在山裡爬上爬下，有時還得下到險峻的溪谷裡，最後才選定慈翁溪引水。



日本人遺留在清境農場的木造屋，是陳堯偕剛上山時的宿舍。

他指著自己的腳跟我說：「年輕時走太多艱險的山路，現在腳不行了，走起來一跛一跛，得裝人工關節。」

水是清境農場的命脈，雖說人定勝天，但要在清境農場引水得發揮愚公移山的精神，當時引水的山路是沿著山壁挖出來的，困難度非常高，完工

後，工程師便預言十幾年後這山路可能會崩塌，到時候大家便無水可用。近幾年天災不斷，山路果然如當初所言，崩塌了，清境農場再次陷入水源拮据的困境，問他可有什麼建議，他說：「也許可以弄個鋼索，像吊橋一樣，從兩端拉起水管，成本低施工也快。」。



欠缺管理的牛隻，到了退輔會接手時，已成了野牛。

管水管出心得，談起水的問題，他特別說：「找到水源不能做成護欄或池子，否則水會滲透，水源的高度會逐年降低，過幾年就沒水了。」

談起往事，他說他大半輩子都在清境農場度過。台南農校畢業的他原本在台南新化試驗所任職，民國 50 年他上山的時候，包括他在內，技術員只有兩位，他與後來參加農耕隊移民到南非的康先生一起住在日本人遺留下來的木造宿舍，除了結婚後曾到日本京都大學公費留學，陳堯堯先生不曾調職到其他地方，在清境農場整整待了 34 年，直到退休。

雖然現在住在埔里，清境農場的點點滴滴還是清清楚楚記在他的腦袋裡，連地名他也能說出典故，例如壽亭、博望新村是取自三國演義的人名；松岡是因為當時該地有很多松樹；梅峰原本是「沒有風」的意思，經國先生覺得不雅，才改名梅峰，為了名符其實，也種起梅子。最有歷史淵源的地名是清境農場，這裡原名見晴農場，也是後來經國先生覺得農場缺水問題嚴重，再「見晴」就更缺水了，才改名清境。更早之前叫霧社牧場，從日據時代就開始養牛，在移交給退輔會之前，歸南投縣政府所管，長年欠缺管理，場裡的牛都成了野牛，只能有計畫地放養，順便實施蹄耕法，讓牛盡可能在農場裡走動，牛的糞便能改善土質，而牠們走過的地方會將泥土翻起，使土質鬆軟。

因為長年待在清境農場，是最資深的場員，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懂，問他清境農場的養豬計畫、養雞計畫與果樹栽培，他連主辦人的名字都記得。他說養豬除了畜牧用途還可以利用豬糞改善土質，到了台灣豬隻感染口蹄疫後養豬的規模才大不如前。至於養雞，大約民國 70 年左右開始，直到有一年他們拿收成欠佳的水蜜桃與蘋果來釀酒，雞隻把剩下的酒渣都吃光了，結果雞隻全醉了，在農場裡東跑西跳轉圈圈，死了一兩百隻。果樹則是民國 49 年就從日本引進水蜜桃、蘋果、梨子，放置在梅峰農場，到了民國 53 年美國安全分署顧問富來利再引進玫瑰李、加州李、無子葡萄、無花果，他說種植果樹得把枝幹壓低，這樣養分才會聚集在水果裡面，這個叫「果樹的強暴」。

場部裡的舊照片大多是他拍的，裡頭每個人他都認得，每件事他都說得出緣由，他指著一張照片跟我說：「這張照片後面亭子上的『瑞雪亭』三個字是經國先生親手寫的。原本他說他從不提字，是我



瑞雪亭合影。最左邊為蔣經國先生，右邊第二位為嚴家淦先生，後方涼亭上的字為蔣經國先生所題。



一群人坐在小木屋裡，看眾人聚精會神地閱讀手上的紙本，難道是讀書會嗎？不，都不是。這是清境農場早期的辦公廳，只以竹子編成圍牆，作為區隔。（陳堯偕攝影）



農委會土地生產組技正黃嘉，此人為當年牧場權威，由於信奉基督教，晚年常去泰國美斯樂宣導鴉片戒毒。身旁女性為農業試驗所助理。（陳堯偕攝影）

一再慫恿他，他才題了這三個字。」

第一次與陳堯偕見面之前，我心中曾有一些懷疑，像他這麼一個台灣人，獨自到了撤退來台的雲南反共救國軍聚集的清境農場，陳堯偕先生是相對的少數，農場的義民固然需要適應這邊的氣候，陳堯偕更需要適應這些人生背景與他完全不同的大爹大媽，他是如何做到的？

接連幾次訪談後，我才明白這對他來說並不難，無論是蔣經國先生、農場裡的每一位義民或者是每一個來訪的人，對他來說都是朋友，報以微笑與熱情，這便是他的秘訣。



招牌中所寫的「見晴榮民農場」是「清境農場」的原名，開發初期正為缺水所苦，蔣經國先生認為此地缺水嚴重，若再「見晴」則對農耕不利，於是改名為「清境農場」。



右一為山地開發室主任，右二為早期另一位技術員康先生，康先生離開清境農場後加入農耕隊，隨隊前往非洲友邦，退休後移民至南非。（陳堯偕攝影）



聯合國安全分署顧問富來利伉儷。（陳堯偕攝影）